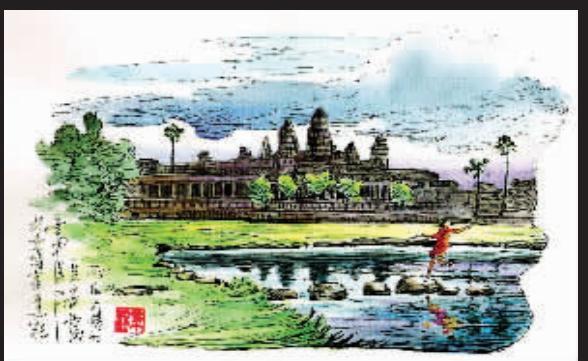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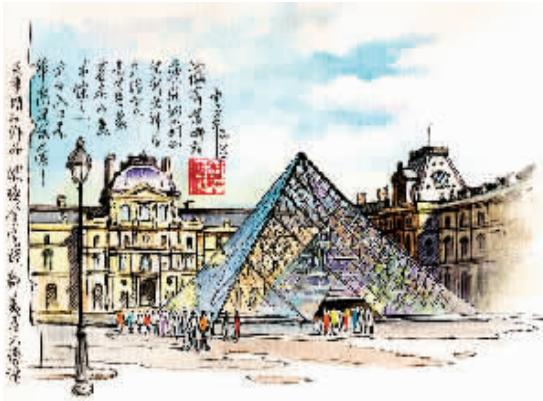
■ 伊瓜苏瀑布 杨云平作



■ 吴哥 杨云平作

用画笔定格旅途点滴

——跟着“游画家”去他乡



■ 卢浮宫 杨云平作



■ 肯尼亚的动物们 杨云平作

杨云平：他走过五大洲

现任复旦中学高级美术教师的杨云平，从小就幻想周游世界，为圆儿时的梦想，5年来利用各种节假日开始了环球游画。每到一处，便用画笔记下所见所闻所想所感。现在，他已到过除南极洲外的五大洲37个国家与地区，完成了13万字的旅行随感录和260幅钢笔淡彩写生画。因为从小就特别爱看历史地理、文化习俗等方面的书籍杂志，异常迷恋于所介绍的各地自然风光和各国风土人情，所以才滋生了周游世界的理想，也就有了所谓的环球游画。

感，力争在玻璃、云彩等质感描绘和米色的宫殿、蓝色的天空等环境色刻画上做足文章，从而在天空、地面、卢浮宫和玻璃金字塔的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，取得总体统一局部变化的效果。

在纽约的时候，街头的各类人、物充斥着他的视野：各种穿着、各种肤色、各色装扮的人；各种造型、各种材质、各色出奇的建筑。于是他用形态尽可能丰富的线条，对比尽可能强烈的色彩画了《纽约第五大道印象》，想要记录下这“很美国”的感觉。

巴西和阿根廷边界上的伊瓜苏瀑布，是世界三大瀑布之一。为要将它画进咫尺画幅中，杨云平爬上爬下寻找最佳构图，俯瞰的平视的仰视的都很好看，但因下雨般的水气太大，一只手要拼命撑伞，另一只手要拿

十多年来，他不断地流浪，不断地以一个画家的眼睛捕捉流浪途中的让他感动的瞬间。

最近，他又“流浪”到了上海，在半岛美术馆展示他流浪途中的收获。他笔下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物，坐在台球桌上看着海的小伙子们，唐古拉山遇见的藏族女孩，背竹篓的山村女娃，阳光下眯着眼看你的回族老人……都像是你路边看到的平常人。有评论家说他得关心弱势群体。我不知道是不是，或许他并没有把这些人视为弱势群体，因为当他把自己当作“流浪汉”以后，他更多的应该是把这些人当作是自己人，自己的伙伴，自己的朋友，自己的亲人，或者是陌路相逢但相看不厌的朋友。



▲ 小背篓 张小川作



▲ 海 张小川作



▲ 唐古拉山 张小川作

对画画的杨云平来说，去埃及更有朝圣的意义。通过游画金字塔，能在与这最著名的奇迹“对话”的同时，对人生，对生与死作出哲学思考；通过游画神庙、狮身人面像和方尖碑等，能就地研究它们的材质、形制、结构、肌理与艺术构思，对所谓的大石文化有进一步的了解……为了崇拜，也为了整体再现，他把三座金字塔、象征法老的金面具和狮身人面像组合到一起，创作了《金字塔·法老·狮身人面像》。

法国卢浮宫的入口处，是一座玻璃材质的金字塔，极其现代而通体透明地静卧于广场中央，在周边一片古典氛围中显得突出而不突兀，因是世界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明所设计，故被沾了点光的中国人也非常引以为傲。他在画《卢浮宫及玻璃金字塔》时，为使画中景物亦能既具个性又有和谐

速写本和画笔、调色板，根本无法作画，所以只能一再往后退，以寻找恰当的角度来画画。这当儿他腰间的骨刺痛却急剧发作了，疼得迈不开步，一跤摔倒好不容易挣扎着爬起来，扶着栏杆游画了这一处《壮观激越且云烟浩淼的伊瓜苏瀑布》景致。

杨云平这一路可谓是“行万里路，画天下景”，体验了各路风土人情宗教文化，边游边画，游画了眼中的世界，也游画了心中的世界。

傅优文

张小川：“流浪”途中的画

张小川小时候幻想着流浪，幻想着遥远的海洋中的汽轮和荒漠中的列车。当他从宁夏大学美术系毕业后，从事的是电视业，过了两年安宁的日子后，流浪情节便一发不可收拾。于是他从银川迁徙到南国侨乡江门。

他画得也很普通，不夹杂任何炫耀技巧和才华的念头。他以自己朴实的心来画许多普通的人，流露出的是画家对绘画和描绘对象的诚挚。

流浪虽有流浪的自由，但同时往往容易走马看花。擦肩而过后，不会走进别人的家，不会和别人一起过日子，所以也很难真正和别人一起喜怒哀乐。但是，不流浪难道就能深入感受人间的悲喜吗？画家更多的还是深入自己的心，感知自己的大喜大悲，推己及人，或借人喻己而已。看张小川的《来风》，占据几乎整个画面的是一个西藏年轻汉子的头部，蕴含着力度的面部肌肉，欲言又止的双唇，坚毅而柔情的双眼，和被草原风吹得飞舞起来的长发，映衬在只有西藏才有的湛蓝天空前。这是让我感动的一件作品，因为从这个西藏汉子，我看到了画家的血性和温情。林明杰

近十年北方画坛，崛起一位画马的画家袁烈洲，他先在天津、北京、香港、加拿大等地举办个人画展，他的画作中充满了雄健、豪放、激越、高亢之意气，似乎像是出自一位豪侠之士的手笔，然而，他是上海人，还是与我大学同窗五年的学兄，他的作品不久将在上海展出。

——读袁烈洲的绘画

烈洲的马，最大特色是气势浩荡、场景宏阔，他将马和特定的环境配合起来，营造出一种具有精神理念性的意境。他曾经跋涉于漠北草原，看到成百匹骏马奔驰于草原，扬起滚滚尘埃，被浩荡的气势所打动；他曾驻足于黄河之滨，望着湍急奔涌的河水，感悟到中华母亲河所蕴含的博大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，于是他的胸中逐步形成将马和自然山川结合起来的创作观念，构思出一幅幅置马于天地情境之中的系列作品。如他的《驰骋千里外，犹忆黄河源》，以波涛汹涌的黄河，昂首嘶鸣的骏马，象征着奔腾向前的时代氛围和驰骋四海而忠于故土的民族英魂；又如《铁蹄踏破千秋雪》，画出群马在暴风雪中飞奔向前，所向披靡的雄壮气势。烈洲画马以情造景，情景交融，从而能突破前人的框架，创造出适合抒发自己心志的结构图式，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他所要表达



的理想和意气，体现了振兴中华、激扬奋发的时代精神，正如他自己所表露的：“我借马言志抒情，力求言时代之志，抒时代之情。我视马为英才，是驰聘于天地间的猛士，借以表现中华民族的龙马精神。”

为了表现出马所体现的精神力量，烈洲努力探索马的新颖造型语言，他从中国古代天马行空的龙马形象中取得借鉴，将马的雄壮、矫健形质与龙威武、奔腾的神韵融为一体，突出马头的瘦劲，拉长马的脖子，加强颈脖的曲度，夸张颈鬃和尾鬃的飞扬动势，从而创造出独特的神威勃发、意气昂扬的龙马艺术形象。同时他运用水墨纵放的大写意手法，勾、点、染、泼，随兴所至，如写草书般迅疾恣肆，而笔力雄健，笔断意连，墨色浓淡相渗相映，龙马形象神完气足。他尤其喜欢画群马奔腾的场面，置于莽原、大漠、风雷、阵云、飞瀑、惊涛、风雪等境界中，突出高扬的马首，群马飞扬的鬃毛连成一片，马身和马腿寥寥几笔，与背景融为一体，求得整体动感的效果，营造出磅礴的气势。

烈洲兄正努力筹划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，向家乡人民汇报他数十年的绘画收获，我们期待着他的画展早日开幕，给上海画坛吹来一股激扬雄健的艺术之风。单国霖



■ 神驰八荒